



大清国碑

纤弱的女大学生

盗马贼

傣女沐浴

神秘绚丽的西双版纳

驿店盗马

浓郁人情味和传奇色彩

沈石溪
中国动物小说大王
经典军旅小说

鹭鹭谷

沈石溪 / 著



蓝天出版社

沈石溪

经典军旅小说

鹭鸶谷

沈石溪 / 著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鹭鹭谷/沈石溪著. —北京: 蓝天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094-0625-0

I. ①鹭…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0969 号

选题策划: 刘春燕

责任编辑: 刘春燕 孔庆春

鹭鹭谷

出版发行: 蓝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复兴路 14 号

网 址: <http://www.ltcbs.com>

邮 编: 100843

电 话: 010-66983784(编辑) 010-66983715(发行)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印刷

开 本: 16 开 (787×1092 毫米)

字 数: 262 千字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 子

成千上万只乌鸦，被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吸引，从四周丛林麋集到鹭鹭谷上空。乌鸦漆黑的翅膀割断了阳光，遮住了蓝天，把一块块白云也染上了黑色的阴影。鸦群绕着被硝烟熏黑被弹片削秃的树枝，凄厉鸣叫。这聒噪的叫声带着恶意的嘲弄，带着刻薄的诅咒，带着喋血食尸者那种阴森森的欢呼。

1949年夏秋交替的季节。

二十多名幸存的游击队员挂着绷带，拄着拐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在丛林中掩埋同伴的遗体。

鸦群在游击队员的头顶掠飞。

有几位游击队员举枪往天空射击。子弹带着厌恶，扑向鸦群，扑向这不吉祥的秽物。霎时间，乌鸦的翎毛被打得漫天飞舞，像下了一场黑雪，洋洋洒洒，飘向大地。大地一片触目惊心的红色。褐红的土地，殷红的血浆，如血的残阳，三层叠加，红透了，红得令人恐怖。乌鸦的翎毛——黑雪，覆盖在这片红透了的土地上。

鸦群被枪声驱散，但很快又聚拢过来。这些黑色的死亡的天使，给耸立在鹭鹭谷的青龙国碑，涂抹了一层凄凉的黑影。

“别打了，乌鸦是打不完的。”一位游击队员高声叫道。

“莫荣斋的生肖，就是属乌鸦的。”

莫荣斋是西双版纳易武恶霸地主，靠在中老边境一带贩运鸦片发家。他用鸦片从安南买来一批精良的法国武器，拉起一支两百多人的武装。起先，国民党派重兵剿他，屡屡受挫后，改剿为抚，委任他当易武保安团长。他招兵买马，在易武一带横行乡里。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后，莫荣斋眼看蒋介石靠不住了，就和境外藩王摩达达的土著武装勾结在一起，妄图把坐落在鹭鹭谷的那块青龙国碑往我境内迁移五十公里，把二十余万亩热带森林划给藩王，作为交换，摩达达答应在共产党接管中国后，让莫荣斋和他的保安团在境外藩王辖地居住苟活。莫荣斋的黄狗子^①加上摩达达的摩头兵，人数将近一千。仅有两百多人的我滇桂黔边疆纵队思普地区九支队野牛凹游击队奉命保卫青龙国碑，粉碎敌人的卖国阴谋。这一场阵地战，敌人损失过半，但游击队的有生力量也消耗得差不多了。队长耿勇牺牲了，全队十五名党员干部全都阵亡了，指导员骆文早右腿中了两颗机枪子弹，股骨被打断了。

队伍被迫撤离青龙国碑，沿着崎岖的山道转移。

鸦群得意地嚣叫着，扑扇着翅膀，从天空飞降大地。成千上万只乌鸦像块巨大的黑色的幕帷，把青龙国碑四周的红土地笼罩得严严实实。

野牛凹游击队的前身，是一支杀富济贫的民间武装。开始是由几家猎户，因缴不起土司山官和国民党沉重的苛捐杂税揭竿而起的，两年前才由“边纵”收编过来。因此，战士们的成分不很纯。剩下的二十多人，除了身负重伤的骆指导员，有的过去在旧军队待过，有的在江湖上混过，带着兵痞习气和绿林遗风。

就这么一支队伍，在力量悬殊的强敌面前，能保护祖国不受宰割吗？等待他们的，究竟是毁灭，还是生存？是荣誉，还是耻辱？

^① 因莫荣斋的保安团身穿国民党黄军服，却不佩发领章帽徽，当地老百姓都管他们叫黄狗子。

第一章

伤口已失去痛感，拖着那条负伤的腿，就像拖着一截没有生命的沉重的木头。他侧着身，用肘拐子撑着地，吃力地从古老的菩提树洞里爬出来，靠坐在石崖那块马蹄形的磐石上。这是一个显眼的制高点。他努力挺正伛缩的腰肌，高高仰起头颅。

只要还有一口气，只要从昏厥中清醒过来，他就要用这种姿势坐在马蹄形磐石上。他要用自己饱满的威严向散坐在四周森林里的二十多名战士证明：你们还不是一群无头鸟。

由于爬动，干结的绷带里又渗出一片红黄相杂的汁液，有股刺鼻的腐臭。

他心里明白，自己的生命像盏漏油的灯，快熄灭了。但现在绝不能倒下去。树倒猢猻散，这比喻不太地道，他想。应当说，野牛凹游击队好比一幢房子，鹭鹭谷一仗把精髓都打完了，房子的梁柱都断了，只剩下他这根被白蚁蛀空的房梁勉强支撑着。要是他也倒下，哗啦一声，房子将坍塌变成一片废墟。他相信是这样的。昨天半夜有个哨兵连人带枪失踪了。他宣布说是被饿虎叼走了。其实这拙劣的谎言瞒不过谁，谁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携枪逃跑，耻辱啊，野牛凹游击队的耻辱，他骆文早的耻辱。所

以他不能死。他一定要活到支队派来新队长，用结实的大梁重新支撑加固这幢房子。这样，他死也瞑目了。

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小雨，纷乱的雨丝给骆文早的脸蒙上了一层水光，显得苍白而又苍老。其实他刚满三十岁。他石匠出身，从小跟着父亲串村走寨，为大户人家雕凿墓碑牌坊，为小户人家打制磨盘石槽，风风雨雨，落下满脸皱纹，就像刻出来的一扇石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好多。

天地一片迷茫，连绵的群山上那条起伏曲折的山脊线也被雨雾吞没了。山谷像只巨大的奶桶，盛满了湿淋淋的云块。风雨如晦，他的心情和这天气一样阴沉。他默默注视着手下幸存的战士：有的为了遮雨用芭蕉叶把身体裹得像只青皮粽子；有的百无聊赖地蜷缩在树下掐虱子；有的瞪着失神的眼睛任凭风吹雨淋……

一片潦倒，一片颓唐。

突然，他听见左侧树林里喧闹起来。他吃力地扭身望去，见费阿林和陆鼎正在争吵什么。不一会儿便聚拢了一伙人，分成两派，越吵越凶。他听不清他们在吵些什么，就对守护他的通信员说：“夏小龙，去把费阿林找来。”

夏小龙才十三岁，人没枪高，却长得虎头虎脑，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珠子会滴溜溜转，显得格外聪明机灵。他应了声，朝闹架的地方跑去。

不一会儿，一位大眼睛高鼻梁的青年游击队员气呼呼地来到他面前。

“费阿林，你在跟他们吵什么？”

“指导员，陆鼎又在讲怪话，说摩达达已经派兵增援莫荣斋，我们寡不敌众，不如趁早散伙，大家回去种田。”

混蛋！他粗鲁地骂道。他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的，就像感冒了必然会打喷嚏一样。一股热血往头顶涌来，他想命令把陆鼎绑起来，教训一顿，再关两天禁闭。看你还敢不敢传播失败主义

情绪。但他毕竟是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懂得克制自己。他很清楚，在游击队里，像陆鼎这样的动摇分子还有好几个。只不过陆鼎心直口快说出来罢了，而那些人把这种念头藏在了心里。要是陆鼎处理过火，很有可能会把那些人逼出游击队的。不是已经携枪逃跑一个了吗？现在对野牛凹游击队来说，每一个战士都是非常金贵的，哪怕是有毛病的战士。

“指导员，要不要我把队伍集合起来，你给大家上堂政治课？”费阿林建议道。

他苦笑着摇了摇头。自从鹭鹭谷那场恶仗以来，他天天都抽时间给战士们讲课，讲得连他自己都腻烦了。无非是讲全国解放形势，无非是讲野牛凹游击队的光荣战斗历史，老生常谈。他们尽管也坐着听，心里却在想，全国解放形势很好，但远水解不了近渴；野牛凹游击队战斗历史很光荣，但昨天代替不了现在。他晓得现在能吹散失败主义情绪的，是拿出战胜敌人保住青龙国碑的具体行动和办法，鼓起战士们的信心。他有吗？没有。

“指导员，你快想想办法治治陆鼎他们吧。”

怎么治？把陆鼎叫来心平气和地谈谈心？他立刻打消了这种愚蠢的念头。像陆鼎这样在国民党旧军队里混过的人，像进过了染缸，要想洗刷干净，非在镬水里泡上三年五载不可。他骆文早只剩下半条命了，谁还会真心服他呢。唉，要是耿勇还活着，他骆文早没受伤，瞧着吧，这样的问题，简直比吃块豆腐都容易解决。先由他上堂政治课，谁再讲怪话，耿勇会照着谁的下巴美美地给上一拳，使那小子脑袋瓜清醒清醒，然后，带着队伍去打个漂亮仗，嘿，保管一个个变得精精神神的。但眼下，尽打些窝囊仗，东躲西藏，简直像耗子一样。他甚至有点羡慕耿勇，长眠地下，一切都解脱了。

究竟应该怎样处理陆鼎？硬的？软的？还是佯装不知，来个冷处理？他心里没谱。菩提树茂密的长柄叶被雨丝擦得青翠发亮，雨粒儿顺着尖细的滴水檐有节奏地滚落在他脸上。他脸上的

皱纹比刚才又深了些，每一条皱纹都凸凹出了棱线，神态严峻又凄迷。

费阿林一定看出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俯在他耳边轻声说：“指导员，你犯不着为陆鼎气伤身体的。放心吧，我暗中监视他，他要是真想跑，哼！”

他望着费阿林秀气的脸，心里有点感动。这小伙子不错，在关键时刻还那么坚定。身为指导员，他对游击队里每个战士的履历了如指掌。费阿林原是莫荣斋的长工，小时候读过三年私塾，粗通文墨，到游击队后吃苦耐劳，也没有兵痞习气和绿林遗风。他骆文早曾打算把他培养成党员，培养成接班人的。遗憾的是，小伙子参加革命的动机和起因非常令人担忧，是因为和莫荣斋的四闺女凤英偷情，被莫荣斋发现，在莫府待不下去，才投奔游击队的。当然，小伙子和莫荣斋有仇，莫荣斋原打算把凤英嫁给国民党一个师长当填房的，看到她竟被一个卑贱的小长工勾引了，气得七窍生烟，要把他绑在石上沉进罗梭江去。某种程度上看，这也称得上深仇大恨，但他骆文早总觉得这够不上阶级仇民族恨，性质是儿女私仇。设想一下，如果莫荣斋改口了，反悔了，同意将凤英嫁给他了，那他费阿林不就立刻与莫荣斋变成一家人，变成泰山岳父与乘龙快婿的关系了？谁敢保证没有这种可能呢？当然这仅仅停留在逻辑推断上，没事实依据。但提防是必要的。两年来费阿林作战勇敢，也没发现任何政治动摇的苗头。遗憾的是，小伙子样样都有进步，阶级阵线却依然和两年前一样模糊，大家都说凤英和莫荣斋是一根毒藤上的两只毒瓜，都是迫害他的凶手，但他却像牛角扳不直一样，至今仍一口咬定莫荣斋该枪毙，凤英是个好姑娘。为了这事，他还和其他战士打过一架，受过一次处分。唉，要是他能认识到凤英也是靠剥削为生的阶级敌人，那该多好哇，现在就可以任命他代理野牛凹游击队排长职务。情况紧急，他骆文早有权这样做的。可是……

生活总不能称心如意。瓜是甜的，却有虫斑；水能解渴，却

有泥沙。山风吹拂，轻柔的雨丝东倒西歪，一片迷蒙。痛痛快快下场暴雨吧，他在心里说，别折磨人了。

“指导员，坐在这儿雨会飘着你的。我搀你进树洞歇歇吧。”费阿林关切地说。

“我再坐会儿，看看。”

他坐在百丈崖上，望得见山梁上那条猎人和野兽践踏出来的牛毛细路，小路弯弯曲曲，一会儿被网络状的藤萝葛蔓遮没，一会儿被挺拔的山茅草剪断，顽强地伸向山箐，伸向山外，伸向支队所在地罗家寨。

给支队的告急信已送去十天了，信中他详细汇报了野牛凹游击队的困难，请求上级火速派一名坚强的新队长来，但至今没有回音。是不是担任秘密交通员的老猎手巴康老爹路上出事了？他忧心如焚，恨不得把如帘的雨丝和挡路的山峦望穿。

迷蒙的山路上晃动着一个黑影。是觅食的马鹿，还是跌膘的黑熊？不，是人。“快，”他朝费阿林嚷道，“去接一下。”

费阿林飞快奔下山坡。

来者果然是望眼欲穿的巴康老爹，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扛着一支铜炮枪。老爹来到他面前，喘着气，从内衣的领子夹缝里掏出一封信：“指导员，国民党两个正规团围剿罗家寨，支队转移到普刹山去了，我在大山上转了几天才找到。”

他一面吩咐夏小龙带巴康老爹去吃饭，一面急不可耐地拆开信。

雪里送炭，雨中送伞，来得正是时候！

“费阿林，集合队伍！”他大声命令道。

二十多名游击队员懒洋洋地围拢来，在骆文早面前坐了个月牙形；一些人耷拉着脑袋，显得疲惫不堪；一些人佝腰缩背，显得无精打采。骆文早心里不禁一阵痛楚，鼻子发酸。想当年，队伍站起来一长溜，气势雄壮，威风凛凛。但愿新队长来后能重振军威。

队伍里，有人搔脑壳，有人咳嗽，有人擤鼻涕。他们误以为又是上政治课了。

骆文早尽量使自己挺起胸来，微笑着说：“同志们，我今天不是给大家讲课，我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刚刚接到支队来信，上级给我们派来了新队长。新队长是个老党员，老革命，叫覃猛虎。”

就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像一阵春风，一场透雨，使原来萎靡不振的草挺直了身子，吐出了新绿；许多游击队员灰雾雾的脸变得鲜亮了，佝着腰的人挺起了胸，埋着头的人抬起了脸。队伍里嚤嚤嗡嗡，都在交头接耳，议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覃猛虎，好凶的名字哟。”

“指导员，覃队长真像猛虎一样凶吗？”

骆文早笑笑，刚想回答，那个刚才还在讲怪话的陆鼎在大腿上猛拍了一掌，大声说：

“妈的，那还用问吗。派到我们这儿来当队长，没三头六臂，能干得下来吗？没说的，准像耿队长一样，是条好汉。嘿，这下可好啦，野牛凹游击队又要红火了，青龙国碑有救了！”

陆鼎的话赢得了大家的赞同，几个游击队员纷纷附和道：

“对，光听这名字就够棒的。”

“嘿，光这名字就能吓倒一个班的黄狗子。”

“没错，猛虎，咬死那些黄狗子。”

骆文早望着陆鼎，眉头舒展了。看来自己刚才的顾虑是多余的，这些战士，并没有给失败和强敌吓软嘛。稀松软蛋只是极个别现象。是啊，有的战士发一些牢骚，讲一些怪话，那大概是想刺激刺激领导快快拿出办法来带领他们去战胜敌人。只要给他们新的希望，他们就永远有新的力量。

这时，费阿林打断骆文早的思绪，问道：“指导员，覃队长是老红军，还是老八路？”

骆文早连覃猛虎的模样也没见过，只得含含糊糊地答道：

“那当然，吃的盐比我们吃的饭多，走的桥比我们走的路多。”

“覃队长什么时候到哇？”

“支队让我们立刻派人下山到凤凰村马店去接。”

“我去，指导员，我保证七天赶来回。”

“让我去吧，我腿长，跑得快。”长腿龚臣说。

骆文早沉思了一下说：“夏小龙去。最近黄狗子搜得紧，路上不太平，小龙人小，遇事容易混过去。小龙，你快去换装。戈二哥把小龙送出鹭鹭谷。就这样，解散吧。”

战士们高高兴兴地散开了。

不知什么时候，天放晴了，雨后的太阳变幻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格外瑰丽。

骆文早因失血过多而异常苍白的脸，奇迹般的出现了一抹红晕。气色好多了。人逢喜事精神爽。

只能怪中国的方块象形文字太传神了，太容易使人望文生义，产生联想了。

八天后的中午，天格外闷热，吃过午饭，骆文早倚在菩提树上昏昏沉沉刚要入睡，猛然被人推醒，睁眼一看，竟是夏小龙。喜得他忘了腿伤，一下从地上挺坐起来，急急问：

“小龙，你把覃队长接回来了吗？”

夏小龙扮了个鬼脸，意味深长地朝他笑笑说：“报告，我把覃队长接回来了，努！”

骆文早顺着夏小龙的眼光望去，不错，菩提树下确实站着一个人，他堆起笑容，伸出手去，想同新来的覃队长握手寒暄，可是蓦地，他的手僵住了。“你？啊——”他倒抽了一口冷气，比看到一棵树突然会走路了还要惊疑。他面前站着—一个美丽的姑娘，长发披肩，发梢曲曲蜷蜷，皮肤皙白，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正笑吟吟地望着他。又是不吉利的白日梦，他拧了一下自己的耳朵，疼得慌。这么说，这不是梦。他眨眨眼睛再仔细一看，那人

穿件蓝底白花的斜襟衫，胸脯像蘑菇似的鼓出两坨，地地道道是个女人。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会是参加革命已经五年，还有三年党龄的覃猛虎吧！”

姑娘主动上来握了握骆文早僵在半空中的手，热情地说：“我就叫覃猛虎，组织上派我到野牛凹游击队当队长。”

“你胡说！”骆文早大吼一声。

那姑娘被他突如其来的吼叫吓得手足无措，愣了愣神，赶紧从裤腰的夹缝里掏出叠成火柴棍似的一张纸条，说：“指导员，我确实叫覃猛虎。这是支队命令，你看看。”

骆文早一把抢过纸条，摊开一看，上面写着：

九支队增干令第 073 号

兹任命中共党员覃猛虎同志为滇桂黔边疆游击纵队九支队野牛凹游击队队长。

此令

支队司令员鲁成宝

支队政委钱松林

骆文早把那张薄薄的绵纸翻过去倒过来足足看了一袋烟工夫。不错，白纸黑字，确确实实是鲁司令员和钱政委亲笔签发。他问道：“覃……同志，你过去在哪支游击队里？”

“我是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第一次到游击队来。”

“这么说来，你没有打过仗，是刚从学校出来的？”

“对。”她老老实实在地回答道。

骆文早冒火了，真是扯鬼蛋，中文系的女学生怎么跑到游击队当队长来了？他虽然只在当时滇南革命的中心——磨黑中学读过两年书，文化不算高，但文学这玩意儿还是懂的。什么月亮呀，鲜花呀，眼泪呀，鼻涕呀，全是吃饱了饭，没有事干，无病

呻吟！他虽然不爱看小说，《水浒传》也就看了前七回，但他至少知道李白、杜甫是大文学家。就拿李白来说，别看他佩剑云游，但恐怕连只鸡头都砍不断的；杜甫虽然写过“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但要真叫他老先生来扛七斤半，只怕两天下来就鞋底抹油——溜了。他越想越气，就问道：

“喂，你一天吃多少饭？”

姑娘怔住了，弄不懂他为啥提这么个古怪问题，犹豫了一下，说：“大概吃六七两罢。”

骆文早恶意地笑笑说：“我们这儿每人一顿就要吃一斤！听懂吗？要吃一斤！你一天只吃六两，怎么好当队长来领导他们呢？”

姑娘被他显然不友好的态度激怒了，脸刷地变成块红布，咬着牙说：“骆指导员，我是来革命，来战斗的，不是来这儿比赛谁吃饭多的。”

“啧啧，你？”骆文早一时语塞。他真想即刻飞到支队去，请鲁司令和钱政委到含有硫黄味的热水塘去泡上三天，洗掉一点官僚主义。娘的，简直乱弹琴。

这时，一些战士听到这儿有争吵声，纷纷从树林里钻出来围观。骆文早挥挥手骂道：

“滚开，都给我滚远点！小龙，把他们赶走，撵远一点！”

他不愿让战士们晓得眼前这个令人恼火的事。他觉得眼前一团乱麻，需要认真想一想该怎么对付这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他掏出铜烟锅，咂吧着代替烟草的包谷叶，那味道又腥又苦，呛得他咳出泪来。他又重新把姑娘从头到脚审视了一番，鹭鹭腿，杨柳腰，胳膊细得像芦苇秆，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肯定是手无缚鸡之力。真是怪事，这样一个纤细文弱的姑娘，怎么会起个如此凶悍的名字？看样子她最多二十岁，浑身上下没有一星半点虎气，倒像只小绵羊。他狐疑地又问道：

“你真的叫覃猛虎？”

“对，我一生下地就叫覃猛虎。”

你应该叫覃大象！覃恐龙！覃狮子！

“孙有礼。”“到。”“钟佩文。”“到。”

昆明郊区呈贡小学那位戴眼镜的先生上课前照例翻开花名册点名。

“覃猛虎。”

“到。”她规规矩矩站起来应了一声。

于是，全班小朋友好奇的眼光都集中在她身上，教室里响起一片窃笑声：

“嘻嘻，怪名字，难听死了。”

“哈，怕是冒充她哥哥来读书的啵。”

先生的戒尺敲得劈叭响，课堂才安静下来。

她脸羞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后来，竟变成了条件反射，一看见先生翻开花名册，她就紧张得手脚冰凉，心咯噔乱跳。

一天放学回家，一个名叫宝驹的小男孩在半路上拦住她，袖管擦擦鼻涕说：

“你叫猛虎，我叫宝驹，你来咬死我呀！”

她怎么敢呢。

“不敢咬，你就是纸老虎。”

“你也不是真的马。”

“我不是马，我是武松。我要武松打虎了！”

她吓得尖叫起来。

淘气的宝驹并不罢休，仍逼着她问：

“到底是你猛虎厉害，还是我宝驹厉害？”

“你厉害。”

“你到底是猛虎还是老鼠？”

她不愿承认自己是老鼠，她觉得老鼠是世界上顶肮脏顶下流

的坏东西，但她也不敢和宝驹打架。宝驹比她高半个头，又是男孩。她左右为难，哇地急哭了。

“小老鼠才兴哭呢。”宝驹扬扬得意地走了。

她跑回家，气急败坏地找母亲。寡母孤女的清贫生活，使母亲不到四十就两鬓霜白了。她哭着向母亲诉说了因为怪名字给她带来的种种委屈，然后说：

“妈，我不要这个怪名字。”

“谁欺负你，告先生去，让先生教育他们。”

“为什么要给我起这样的怪名字？”

母亲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呆呆地望着她。

“我不要这个臭名字，坏名字，烂名字！”

母亲脸色泛白，愠怒地喝道：“小孩子，不准胡说。”

“我偏要说，臭名字，坏名字，烂名字！我要换名字，你明天就给我换。”

“不能换。”母亲毫无通融余地，并从针黹里抽出竹尺，“再胡说我就揍你。”

她任性地坐在地上蹬脚丫撒野，头上两只小髻髻都野散了，哭号道：“就要换，就要换！”

竹尺落下来了。不是那种吓唬的象征性的打；不是那种动作高度夸张而内容甚少的打。那是一次真正的痛打。是她记忆中母亲唯一一次认真地揍她。她是个遗腹女，母亲从小就很宠她，样样都依着她，别说打了，连骂都很少。可这次，竹尺在她的大腿、胳膊、手掌和屁股上烙下一条条紫红的血痕。她疼得哇哇乱叫，母亲仍然发疯般的扬起竹尺。直到咔嚓一声竹尺断成两截，母亲才像醒了似的瞪起惊恐的眼睛望着在地上翻滚的她。突然，母亲丢了竹尺，一把搂住她，痛哭起来……

她被揍疼了，也被母亲反常的举动吓坏了，从此再也不敢提换名字的事了。但她仍然不明白母亲为啥那般固执不肯给她换掉这个被同学奚落嘲笑，给她带来屈辱的名字。

直到她上了高中，长大了，懂事了，母亲才给她解开怪名字的谜。

原来，母亲怀她时，呈贡那位名声显赫的豪绅田虎要造寿莹，经阴阳先生测定，看中了覃家坐落在西山脚滇池边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五亩祖产。开始，田虎用五百块大洋来索买，遭谢绝后，这只恶虎竟伪造田契，强行霸占。父亲告到县衙门。田虎的儿子在县里任警察署长，一手遮天。而她父亲不过是个教书匠，粉笔生涯，势单力薄。父亲官司没打赢，不但丢了祖传的风水宝地，还被判为诬告贤良，课罚四十大洋。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父亲有冤无处申，抑郁成疾，终于一病不起。临终前，父亲躺在病榻上，拉着母亲的手说：“你别哭，会伤着胎气的。生个儿子，就叫覃……猛虎。覃，擒也；擒住田家这只恶虎。”

半年后，母亲分娩，不是儿子。覃家永远不会有儿子了。母亲知书识礼，在教历史课的父亲熏陶下，晓得中国历史上巾帼胜于须眉，花木兰、梁红玉、樊梨花、穆桂英，都是一代英豪，羞杀六尺男儿。于是，母亲就将父亲生前想好的名字，套用在她这个娇女孩身上了。

她没想到自己这个男性化的怪名字后面竟然藏匿着一段辛酸的家史。她打消了改名的念头。

读大学后，很多同学觉得把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孩子称作猛虎，未免滑稽，都劝她改个女性化的名字，还义务为她设计了许多名字供她选择，什么剑雪、素珍、慧芳、丹艳、清芬、婉奇、肖玉……其中不乏格调清雅，用词奇妙的名字。她犹豫了。那时，她已是学生运动的骨干，有一次见到她所敬重的闻一多先生，她征求先生意见是否需要改名，先生像跟谁赌气似的嚷起来：

“不改。就是皇帝册封也坚决不改。覃猛虎，这名字好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黑暗势力，不就是一只只骑在人民大众头上张开血盆大口的恶虎吗？我们就是要擒捉这些恶虎！”